



托尔斯泰原著

田 漢 編 剧

# 复 活



# 复 活

六 幕 剧

俄国 托尔斯泰原著

田 漢 編 剧

## 內 容 說 明

这是根据世界名著“復活”改編的六幕劇。

劇本表現出帝俄時代沙皇對人民的殘酷迫害，俄國人民在監獄中的堅苦鬥爭。它嚴重地描寫了喀秋沙·瑪絲洛娃由於在監獄中受到真實的教育，逐漸成長、復活的过程；公爵涅赫達杜夫由於接近了被監禁的囚犯，深刻認識到沙皇制度的不合理，使他逐漸恢復起來追求光明和真理的熱情。

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

(北京王府大街64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96號

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◆

書號10 字數92,000 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5 1/2 插頁2

1957年1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0001—5000冊

定價(7)0.50元

## 人 物 表

### 第 一 幕

費道沙——一位韶秀多情的少婦，女伴愛稱她福列稚嘉。

火洛夏夫加——一個歡喜俏皮的女人，所以人們給她這樣的綽號。

羅晉斯基——波蘭的革命青年。

羅佐夫斯基——猶太系的波蘭革命青年。自稱十七歲，看去只有十五歲。

科拉布柳瓦——號子裏的女龍頭。

紅髮婦人——私酒販賣者，常受人欺負也愛鬧的爽快的女人。

米海洛佛斯卡雅——曾和國事犯同過監的有點點教養的女人。

梅尼淑瓦——農民梅尼淑失的娘，一位善良的老婦人。她母子都是被誣以放火罪入獄的。

蘇尼亞——孕婦。

威普丁翠瓦

男孩

肺病女

憲兵

喀秋沙·瑪絲洛娃——是一个在哀伤艰苦的鍛鍊中漸次認識自己和社会的農女。

德密特里·伊瓦洛維支·涅赫達杜夫公爵——以懺悔的机緣復活了他的正义感的、俄國革命前“懺悔貴族”型的人物。

看守班長大鬍子

典獄長

看守甲、乙。

尼古萊也夫

其他囚犯若干人。

## 第二幕

農民甲——白髮滿头的農奴時代的老農。

農民乙——誠懇的中年人。

農民丙——農村青年。

涅赫達杜夫公爵。

馬特略娜·哈利那——喀秋沙的舅母，以不甚高尙的職業自活的吉卜塞老婦人。

管理人——在涅赫達杜夫的姑母們下世後替他管理田產的中年人。

喀秋沙·瑪絲洛娃——她的舅母叫她喀迭麗娜，這兒出現的是  
少女時代的她。

### 第三幕

喀秋沙·瑪絲洛娃——以看護婦姿態出現。

看護婦甲

看護婦乙——巴夫洛娃小姐。

馬爾安夫——醫生。

病囚甲——因斷臂失業犯竊案的工人。

病囚乙——因偷馬入獄的農民。

病囚丙——因砍了涅赫遼杜夫的林子裏兩棵白樺樹而入獄的農  
民。

病囚丁——犯盜馬罪的農民。

老門房

涅赫遼杜夫公爵——旅裝。

烏斯蒂諾夫——醫生助手，滿臉酒刺、性情佻達的青年人。

亞歷山大——主任醫生兼院長。

事務員

### 第四幕

科撒可夫將軍——東部西伯利亞軍區司令。

烏拉濟米爾·瓦西利耶維支·窪利夫——前波蘭總督，現任元  
老院議員。

伊萬·米海洛維支伯爵——前內閣總理。

葉喀迭麗娜·伊万諾夫娜伯爵夫人——嘴上有點鬍子的彼得堡  
上流社交界極愉快、亢爽的老婦人。

那達麗亞·伊万諾夫娜·拉貢斯卡雅——涅赫遼杜夫的姐姐，  
人們叫她那達沙。

伊格拉底·尼契福洛維支·拉果晉斯基——涅赫遼杜夫的姐  
夫。

客人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。

塞列寧——大理院檢事次長。

涅赫遼杜夫

瑪麗葉特——才美絕世，使涅赫遼杜夫的決心發生動搖，而稱  
之為“聖彼得堡的奇蹟”的女性。

查爾維揚斯基將軍——把波蘭人的血和淚製成滿身勳章的人  
物。

## 第五幕

諾佛多濕洛夫——一位具有很多戰歷的老鬥士。

西蒙生——民粹派出身的大眾教育家。

喀秋沙·瑪絲洛娃——由徒刑犯轉到國事犯隊伍中，難友們叫  
她喀查。

拉巴杜夫——革命家。

韋拉——曾向涅赫遼杜夫借過學費的女革命家。

瑪麗亞·巴洛夫娜——“將軍的小姐”出身的女戰士，對喀秋沙  
的影響最大。

蘭翠娃——受丈夫的影响而成为革命者，且为难友們重愛的美麗的女性。

邁凱爾——產業工人出身的革命家。

喀定斯奇——幸免於死，被流放到远东的波蘭青年。

阿納托里·克利尔佐夫

看守長

兵士甲、乙。

英國紳士

涅赫遼杜夫公爵

## 第六幕

男女囚犯多人

賣雞子的妇人

兵士多人。

護送官

瑪麗亞

喀秋沙

西蒙生

費道沙

普佐夫欽

他的小女兒

涅赫遼杜夫

友人——涅赫遼杜夫的友人，知事公署的辦事員。



## 第 一 幕

### 莫斯科一監獄

許多女犯拥挤在一間長方形的獄室裏：有的睡着，有的胡亂躺著，有的坐著鋪毛線，有的縫著衣裳，有的默坐出神，有的虔敬地在基督像前默禱，有的扶著鐵柵與外面男囚或看守們講話，有的在監房裏走來走去。

一位拖着兩條小辮兒的年輕女人——費道沙，有著一對南俄天空似的蔚藍色的眼睛，她犯的是“毒夫”的罪，判了流刑，而事實上她現在是和她丈夫好得分不開，她一面編東西，一面幽怨地唱着，她的聲音就像春日田野間的鶯雀。她的歌是这样的：

我怎能不恨你？

那樣胡里胡塗地嫁了你。

我怎能不愛你？

你竟是那樣寶貝著你的妻：

你割麥子我給你細釋兒，  
你的衣服髒了我給你洗，  
咱們頭上流着汗珠兒，  
心裏却是這樣的歡喜。  
咱們倆就像一個人似的；  
誰把咱們拆得一個東來一個西，  
雪地冰天怨別離啣？

唱到這兒鄰室有人說話。

羅晉斯基的聲音 怨什麼，福列稚嘉！咱們幹吧，跟那些  
拆開咱們的幹吧！

費道沙 咦？誰在說話？

火洛夏夫加 還不是那位波蘭的孩子——羅晉斯基。

費道沙 這幾個波蘭人真有趣，聽說他們刑判得挺重的，  
可他們還是唱唱鬧鬧的。讓我打一個電話給他們。（她  
有節奏地拍着左邊的獄壁。）

那面有人響應，並且拍得較長。

費道沙 他們要香煙。哪兒有哇？哦，她回來了許會有的。

（一面拍牆壁，一面很焦急地望着外面）好奇怪，怎麼她還不  
回來呀？

科拉布柳瓦 （戴着眼鏡在縫衣）你說誰啊，費道沙？

費道沙 我說的是喀秋沙·瑪絲洛娃。（她和喀秋沙非常要好，

幾乎把愛護她當作自己的責任。)

梅尼淑瓦 (也很關心喀秋沙) 對哪，那麼早送法院，這時候還回不來，是怎麼回事啊？

科拉布柳瓦 (俏皮地) 你們這樣盼她回來，莫非這兒有什麼好嗎？

紅髮婦人 (搭上來) 真是的。老聽得人家說，還不如犯點什麼事去坐監吧，住現成的，吃現成的。現在才嘗到味兒了，凍死、餓死也別上這兒來了。

科拉布柳瓦 哼，才來一個月就不耐煩了嗎？你日子還長著哩。

費道沙 (她不甚關心她們的話，依然很焦灼地) 真是，喀秋沙怎麼啦？該不會有什麼事吧？

科拉布柳瓦 你放心，沒事的。誰都知道她是沒有罪的，全是人家誣賴她。也許這時候她已經“脫梢”了哩。

梅尼淑瓦 對，準是的！

費道沙 她還有一件襯衣在我這兒，怎麼辦？

科拉布柳瓦 你收著吧，她真是“脫梢”了，還來問你討襯衣不成？說不定她還要送給你東西哩。

紅髮婦人 (很羨慕地) 一定的。你跟瑪絲洛娃姑娘那樣談得來。

費道沙 我們倆也不知什麼緣故，一見面就要好。

肺病女 （咳嗽着对費道沙）福列稚嘉，請你倒點兒水給我喝。

費道沙 好。（急替她倒水）平常老是瑪絲洛娃照顧你的，別着急，我來接替她。

苏尼亞 （也站在櫃邊）真是，瑪絲洛娃姑娘做人真好，老愛幫人家做事，有東西也肯分給人家吃，誰會想到她是窖子裏的姑娘哩。

米海洛佛斯卡雅 （她老在那三步半地方走來走去，到此忽然停步）  
怎麼？今天送法院的那位姑娘是窖子裏的？

苏尼亞 可不是。

米海洛佛斯卡雅 她還會說法國話哩。她怎麼會落到窖子裏的？

苏尼亞 （指費道沙）你問她得了。她全知道。

費道沙 我也不太清楚。因為她要忘掉過去的事也不大肯講。忘不掉她就拚命地喝酒、抽煙。

梅尼淑瓦 我正想她一個姑娘家怎麼會那樣喜歡煙酒的。

費道沙 據說，她是一個給人家守莊子的吉卜塞女人的私生女兒。她媽媽生過五個孩子全都餓死了，她生下來也沒人管。

苏尼亞 那誰把她給帶大的呢？

費道沙 她女東家見這小寶寶挺可愛的，給她娘一些錢哪，衣服哪，吃的東西哪，才算留下了她一條小命。

有的女囚們愛听故事的，就聚攏來了。

女囚們 哦。

費道沙 後來不是長成了那麼一個漂亮的姑娘了嗎？女東家們就爭着來教育她。那是兩位沒有出嫁的老小姐，妹妹是一位腦筋挺新的，因為自己沒有孩子就把她當乾閨女看待，教她念書識字，平常沒有事就叫她念小說給她們听。咱們俄國有身份的小姐太太們不是都愛說法國話嗎？她还教瑪絲洛娃念法文哩。可是大小姐反對她妹妹的主張，說窮孩子叫她像個窮孩子得了，學法文有啥用？還不如教她做慣粗活，將來嫁給一個做工的或是种田的小伙子，還可以幫幫人家。

科拉布柳瓦 你說她這話不對嗎？我說她才懂得世情哩。

梅尼淑瓦 這話也有道理。……

費道沙 這麼樣，喀秋沙就給她們姐妹倆教養成這麼一個人了，一半是小姐，一半是大姐。

大家笑了。

蘇尼亞 那怎麼說？

費道沙 那是說她又會念書，又能幹活。

蘇尼亞 後來可是嫁了一個窮小子了？

費道沙 真嫁了一個窮小子也許就好了。誰知很不巧，她給一位年輕的公爵爺愛上了。那公爵是她女東家的姪

兒，以前也到過她們住的巴洛窪村的。俄國跟土耳其打仗，公爵趕到前線去，火車經過巴洛窪村，她的姑母們特別請他下來住幾天。這一住可就住出事兒來了。

大 家 （熱心地）為什麼？

費道沙 那位公爵以前當真愛過她，他在軍隊裏混了幾年之後，性情不像從前老實了。在他住在那兒的最後一天晚上，就逼着喀秋沙順了他了。……第二天早上，給了喀秋沙一百個盧布，他就走了！

大 家 他就那樣走了？

科拉布柳瓦 這有啥希奇？當公爵的誰還當真跟一個做大姐的結親哩？

蘇尼亞 那麼喀秋沙可怎麼辦？

費道沙 後來公爵從前線回來，火車又經過那兒，喀秋沙黑夜裏趕着到車站去找過他；可是公爵睜也沒睜她，火車就開走了。

梅尼淑瓦 啊呀，這人真沒良心！

費道沙 那時候喀秋沙已經有了妊了。她又不好對人家說，拚命地把肚皮綑得緊緊的，可是那有什麼用呢？肚子还是一天天地大起來，自己呢，東西也懶得吃了，事情也懶得做了，胸口時常作嘔，脾氣也比從前大起來了。女東家們說她不好，她在氣頭上，就頂她

們，女东家們也注意到喀秋沙这孩子不像以前了。

大 家 後來呢？

費道沙 後來就把她給赶出來了。

大 家 那她怎麼辦呢？

費道沙 一个女孩子有什麼办法？她东家給了她二十七个盧布，算是工錢，合那位公爵給她的一共一百二十七个盧布。她帶了這一點點錢就這兒那兒地找活幹，這兒那兒都碰了釘子；男的都想拿她取樂，女的都想拿她賣錢，生下的孩子，沒有多久就死了，錢也給產婆騙光了。最後又上了一个罎子裏老板娘的当，她就落在火炕裏了。

米海洛佛斯卡雅 她是念过書的人啊，就該想法子从火炕裏跳出來啊。

費道沙 跳出來？这火炕跳進去容易，跳出來好难啊。

苏尼亞 那麼她這一趟怎麼又到這兒來了呢？

費道沙 這一趟的事，她（指科拉布柳瓦）很熟悉。

科拉布柳瓦 这趟是这样的。（她把纏着的衣放下來，把眼鏡取下揩乾淨）一个在西伯利亞做生意的客人叫斯美利苛夫的，住在孟立斯達尼亞旅館。他託旅館裏的茶房去叫姑娘，碰巧就叫了瑪絲洛娃，这个人仗着幾分酒鬧得很厲害。瑪絲洛娃討厭他，敷衍了他一陣子就回來睡

了。那位客人又跟到院子裏來，鬧着叫姐妹們喝酒。她想不招待吧，老板娘的命令有什麼法子呢？那客人身上的錢花完了，跟院子裏又沒有交情，就叫瑪絲洛娃拿他的鑰匙上旅館取錢。她走進那客人的房間裏……

**蘇尼亞** 她是独自一个進去的嗎？

**科拉布柳瓦** 不，她叫一个男茶房叫西蒙·加尔丁欽的，跟一个女用人波底可娃領着進去的，她們走進那客人的房間裏，从皮篋子裏取了四十盧布，回到院裏交給了那位客人。那客人鬧了一陣子，又死皮賴臉地一定要帶瑪絲洛娃回旅館去，她沒有法子說不去。到了旅館，瑪絲洛娃抽空对茶房說：“我实在累了，想法子讓我回去吧。”茶房說：“我們也拿他沒有办法，正想讓他吃一點點安眠藥呢。赶他睡着了，你就可以回去了。”瑪絲洛娃說：“好吧。”茶房就給了她一包藥。她回到房間裏，那位客人正躺在屏風後面，叫她拿酒來。她倒了兩杯香檳酒，給客人喝的那一杯裏面，她擺上了一點安眠藥。

**蘇尼亞** 那位客人喝了沒有呢？

**科拉布柳瓦** 喝了啊。

**蘇尼亞** 他睡着了沒有？